

# 动补情态否定构式与“不”字否定构式的比较分析

段业辉 刘树晟 张怡春\*

【摘要】 动补情态否定构式“V不C”表示“不可能”，“不”字否定构式“不VC”表示“能而不做”。二者的成因都是概念整合，但类型不同。前者是由具有因果相关性的两个事件前后相接“截搭”而成，后者是由表示“未然”否定的“不X”和表示“致使”义的“VC”构式“糅合”而成。情态否定构式具有致事的施动性和言者的预期性的语义特点，“不”字否定构式具有致事对变化的意志性和致事对变化的可控性的语义特点。

【关键词】 情态否定构式；“不”字否定构式；概念整合；语义特点

现代汉语中，动补结构存在着以下两种否定形式：

- (1) 主席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我们初来乍到，怕吃饭时拘束吃不饱，又专门叫人送来两盘点心。
- (2) 你们吃不饱，肚子饿，走不动路，可不能怨我！<sup>①</sup>

学界一般把例(1)中的“吃不饱”称做动补情态结构的否定形式，或是可能式的否定形式，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记做“V不C”(V指“动词”，暂不讨论形容词的情况；C指结果和趋向补语)；例(2)中的“吃不饱”则是用“不”来进行否定的动补“不”字否定式，我们记做“不VC”。“V不C”通常被归入能性范畴，表示“不可能”之义。对于“不VC”，学界的关注并不多。一般认为，动补结构用“没(有)”进行否定，“不VC”的使用受到限制，不把“不VC”视做动补结构的否定式。那么，“不VC”究竟表达什么意思？“V不C”与“不VC”二者在使用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共性？又有哪些差异？

## 一、构式义的比较

### (一) 动补情态否定构式

\* 段业辉，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树晟，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7；张怡春，文学博士，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224002。本文为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YB005)中期成果。

① 本文语料来自 CCL 语料库，个别来自网络或为内省。

根据前人研究,“V不C”结构最初为动补结构的否定形式,表示“结果没有实现”之义。在未然语境中,“V不C”的“悬想之可能”(即“不可能”)之义逐渐从“实际没有结果”之义中衍生出来。<sup>①</sup>石毓智认为,动补结构否定式的否定词经历了前移的过程。<sup>②</sup>随着“没(有)”的崛起,动补结构的否定形式从“V不C”形式转变成“没(有)VC”形式。这样,元代以后,“V不C”结构的“实际没有结果”之义逐渐丧失。“V不C”的语义经历了单一化的过程。此时的“V不C”固定地表达“不可能”之义,并且语义具有了不透明性,不是V和C与否定标记“不”的叠加。

刘月华认为,“V不C”的语法意义是“非不愿也,实不能也”<sup>③</sup>;张旺熹则概括为“愿而不能”,并认为“V不C”同时表达“企望”和“可能”两种语义<sup>④</sup>。我们认为,张文所说的“企望义”并非“V不C”所提供,当“V不C”作修饰性定语和描述性谓语时,只具有“可能义”。因此,动补情态否定构式的构式义为“不可能”。

## (二)“不”字否定构式

元代以后,否定词“没(有)”与“不”功能开始严格分工。“‘没(有)’用于否定具有离散量语义特征的词语,‘不’用于否定具有连续量语义特征的词语。”<sup>⑤</sup>这样,动补结构的否定形式就从原来的“V不C”转变成了“没(有)VC”。

现代汉语中,“不VC”主要有以下情况:

(3)大王!他要是不睡着,我们那(哪)能拿得住他呢。

(4)如果影院的大门不打开,就会造成这些有强烈消费愿望的消费者去买盗版光盘。

(5)为了不漏掉一个失业职工,街道劳动专员对失业职工逐个走访,“三顾”已不算新鲜。

(6)早上蒸馒头的水从不倒掉,留着给大

家洗碗。

(7)“怎么不说完呢?”府官问。

(8)而另一些自以为才高八斗的吹胀了的评论家,不看完作品就敢捧杀捧杀。

上述六个例子分别代表了假设句、条件句、主观意愿句、表示经常性或习惯性动作的句子、疑问句和动作未然句的情况。虽然这六种情况并非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划分,但却都属于“非现实句”<sup>⑥</sup>。石毓智认为,“在陈述句里动补短语只能被‘没(有)’否定,而不能被‘不’否定;但在表示虚拟的假设、条件时,动补短语可以用‘不’否定。”<sup>⑦</sup>

“不VC”的分布是由“不”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事件否定词,‘不’是未然事件否定词,‘没(有)’是已然事件否定词。”<sup>⑧</sup>以上例句中,能用“不”否定“VC”,就说明“VC”所代表的事件是“未然”的。如例(3)中的“睡着”,从时间轴上看,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但是,“已然/未然是事件的内部时间参照,时点是事件的外部时间参照”<sup>⑨</sup>。所以,相对于外部参照点,这里的“睡着”是过去的事情;但从其内部时间参照来看,说话人在假设时,实际上是站在了“睡着”这一事件的起点进行否定,因此,“睡着”是“未然”的。例(4)表达的是言者希望将现在影院尚未打开的门打开,否则消费者就会买盗版光碟,这说明“打开”这个事件是“未然”的。例(5)一例(8)中的“漏掉”、“倒掉”、“说完”及“看完”显然也都是“未然”的。

“不”的这种特点,从一开始就限制了“不VC”的使用范围。与“没(有)VC”形式相比,“不VC”至少表现出了两点不同。以“没吃饱”和“不吃饱”为例,一是事件时间上的差异,前者

①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

②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288页。

③刘月华:《可能补语用法的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

④张旺熹:《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⑤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⑥郭锐:《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词性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1997年第3期。

⑦石毓智:《语法的形式与理据》,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⑧王欣:《“不”和“没(有)”的认知语义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⑨王欣:《“不”和“没(有)”的认知语义分析》。

表示的是“已然”的情况,即“已经吃了,但是没饱”;而后者表示的是“未然”的情况,即“还没吃,但是如果吃的话,不会处于饱的状态”。事件时间上的差别进而带来了主客观上的差别,前者只是对客观情况的陈述或描绘;而后者则表示说话人的一种主观选择或决定,表示“有能力吃饱,但是却不选择吃饱”。这样的话,“不VC”的语义便无法从构成成分中直接推导出来,是整体语义的体现。“不VC”构式的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能而不做”。

## 二、构式成因的比较

虽然动补情态否定构式和“不”字否定构式的构成成分组合顺序不同,并且构式义也不同,但是构式的成因却都是概念整合。

### (一) 动补情态否定构式

郭玲丽认为,“V不C”是截搭型整合,其动因是“动词吸引”,在不过量准则的控制下,利用理想认知模型和回溯推理,可以从“结果没有实现”推导出“不可能”之义。<sup>①</sup> 沈家煊认为,截搭型整合产生的浮现意义有时必须通过回溯推理才能得到理解<sup>②</sup>。无论是不过量准则,还是回溯推理,都没有从正面回答“V不C”的整合过程是怎样的。另外,概念整合是对意义形成机制的解释,表示“结果没有实现”的否定式和表示“不可能”的情态否定式虽然在历时上具有演化关系,但其意义的形成却各自独立,前者是时间先后两个事件整合为一个因果事件,而后者却是由两个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整合而成,若不加说明地认为后者的语义是从前者整合而来,似乎有失精准。

我们认为,典型的“V不C”是由两个事件前后相接、压缩整合而成,属于“截搭型”整合。其

中,事件1和事件2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这是二者能够整合的前提。

以“大雪压不塌小木屋”为例进行说明,先是将“大雪压小木屋”和“小木屋不塌”按照“先因后果”的顺序前后相接,表示“大雪压小木屋但小木屋却不塌”。由于“不”是未然事件否定词,“不塌”表示“不会处于塌这种状态”<sup>③</sup>,进而就可以理解为“大雪压小木屋,而小木屋却不会处于塌这种状态”,既然无论怎么“压”都不“塌”,那么就说明“不可能压塌”。因此,“压不塌”就很自然地浮现出“不可能”之义。而“压不塌”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致使事件,即“大雪通过压不可能致使小木屋发生塌这种变化”。

石慧敏认为,动结式VR的整合具有层级性,R的虚化程度越高,整合程度就越低,动结式的整合度由低到高分别的表示“致使”义、广义的结果义和准标记义。<sup>④</sup> 其实,动结式都是一个广义的致使事件。换言之,随着补语虚化程度的增高,动结式的整合度不但不是在增强,反而是在降低。这表现为典型的动结式是由两个事件整合而成,而补语虚化后的动结式则变成一个事件与部分事件甚至是一个义项的整合。反映到动结式的论元数目上,则为典型动结式的论元是由底层两个事件有选择性的整合而来,绝不是对V、C论元的简单相加与删减;而非典型动结式和动趋式的论元数目则往往与V的论元数目一致,补语对整体的论元几乎不构成影响。

“V不C”的概念整合与“VC”具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体现在:(1)都是采用“截搭”方式对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进行的整合;(2)都会由于补语虚化程度的差异,使得整体的论元数目产生变化;(3)整合后所形成的都是广义的致使事件。因此,当C为实义形式时,“V不C”为

<sup>①</sup>郭玲丽:《结果补语可能式“V得/不C”及其不对称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006年,第50-54页。

<sup>②</sup>沈家煊:《概念整合与浮现意义》,《修辞学习》2006年第5期。

<sup>③</sup>郭文认为,词组“不+X”表示“X没有实现”。我们认为不妥,因为该语义是由“没(有)+X”来表达。可能式“V不C”的形成正是源于“没(有)”取代了原有“不”对“已然”事件的否定。

<sup>④</sup>石慧敏:《汉语动结式的整合与历时演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9页。

两个事件的整合;当C为诸如“住、完、见、成、了、透”等虚化形式或诸如“上、下、起、上来、过来”等趋向补语时,“V不C”则往往是由一个事件与部分事件甚至是义项整合而成的。

## (二)“不”字否定构式

“不”字否定构式的形成是分两步完成的。我们以例(2)中的“不吃饱”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步是采用“截搭”将具有因果相关性的两个事件整合起来。

第二步是由表示“未然”否定的“不X”和表示“致使”义的“VC”构式采用“糅合”的方式进行整合。看下面这个关系式:

抽象 a. X          b. 不X

具体 x. VC        y. — ←不VC

关系式上下之间是“抽象—具体”的关系,具有相似性,a可以是AP或VP,表示的是“实施某种行动或处于某种状态”,x具体说明a所实施的行动或处于的状态是什么。由于b表示“选择/决定不实施某种行动或不处于某种状态”,关系式横向具有“肯定—否定”的相关性。“不VC”就是b的一种具体体现。y的形成是x和b“糅合”的结果,即分别抽取x的词项和b的结构框架。

由于“VC”是以词项形式进入的,所以,其自身的致使关系不能被否定。这样,进入“不X”结构框架的“VC”能够否定的只有两个,一是否定“行动”;一是否定“状态”。前者显然是不符合事理的,只有后者能够成立。

这样,同“没(有)VC”一样,“不VC”也可以看做是“VC”的否定式。并且,“不VC”的意义不是“不”与“VC”的简单叠加,是二者“糅合”的结果,“不”否定的其实是动作致使的结果。

## 三、构式语义特点的比较

### (一)动补情态否定构式

#### 1. 致事的施动性

“致事的施动性”指的是“V不C”的致事必

须有能力实施V所代表的这种动作或行为。由于构式的致事是由动词的施事所提供的,这似乎与张旺熹所认为的“V不C”的V一般是“自主性动词”的观点相通。其实不然,现代汉语中存在着不少V为“非自主动词”的“V不C”。对于这种情况,张文的分析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对他列出的六种V为“非自主性动词”的“V不C”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例(9)——(14)直接引自张文。

(9)(松树)狂风吹不倒。

(10)他们每次看的,都是响不完的鞭炮。

(11)假花凋谢不下去。

(12)离开具体条件谈民主,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

(13)我可配不上科学家。

(14)王一多大吃一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反应不过来,身体便僵硬在那里。

(15)用布条勒紧,肚子紧吸着那碗,碗就掉不下来了。

例(9)中的“吹”虽非“自主”性的,但是致事“风”却能够实施“吹”这个动作行为。例(10),“响不完”所表示事件的致事是“鞭炮”,鞭炮必须借助上下文或言明或隐含的外力“人”才能实施“响”这个动作,但是,“人”不是致事,一旦“人”点着了鞭炮,鞭炮就能主动发出“响”这一动作,在“响不完”所表示的事件中,致事“鞭炮”能够主动实施动作使得自身发生变化。因此,对于“V不C”来说,能否成立的关键就在于致事自身或是致事借助于语境中所包含的外力的帮助得以主动实施动作,并不取决于V是否是“自主动词”。我们质疑例(11)的合法性,我们分析另一个“V不C”作谓语且主语是非生命体的例子,例(15),“掉不下来”的致事“碗”能够在外力“重力”等的帮助下实施“掉”这一动作。例(12),张文认为是无明确主语的句子,但是“达不到”的致事可以是某些人或组织等,而人或组织是有能力实施“达”所代表的动作行为的。例(13)致事是“我”和例(14)的“王一多”都可以实施“配”、“反映”所代表的动作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V为“非自主动

词”的“V不C”绝非特例,它们与V为“自主性动词”的用例在使用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由于“V不C”的致事具有施动性,才使得V所代表的动作通常为自主性的,一般为自主动词。

## 2. 变化的言者预期性

张文认为,“V不C”的C需要具有“目的性”,C应当是V所努力实现的目标。虽然“目的性”的确可以概括多数“V不C”中C的特点,但是这一概括似乎还可以更细致些。比如,作者认为积极义形容词C的“目的性”体现在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或方向上,这是人们认识和评判事物优劣的基本参照。而下面的例子却与他的观点相左:

(16) 我是橡皮肚子,吃多少都撑不破,而且从不犯肠胃病。

(17) 相信她吧,对于她这样一个细心的人来说,写不错的。

“破”和“错”表示的都是消极义,这似乎不符合“目的性”的概括。

我们认为,构式要求C这种变化必须具备言者的预期性。“预期”,指的是基于一般事理、文化背景或上下文的条件说话人(或听话人)对某一情况的了解和期望<sup>①</sup>。与“目的性”不同,“预期”是根据事理、认知或语境,对尚未产生的结果所形成的一种判断或认识,与个人意愿无关。

而言者的预期性就说明了这种预期是针对言者而言的,不是致事。两者通常一致,但也不尽然。如:

(18) 你这个司务长怎么当的,这么多士兵吃不饱,你难道不知道?

只要这种变化符合言者的预期,那么,“V不C”一般就可以成立。我们发现,如果语境适合,这些“VC”基本上都可以扩展成“V不C”。

再来说说“企望义”,即“愿而不能”中“愿”的问题。我们认为,“企望义”并非“V不C”所提供,之所以经常与“V不C”相伴出现,是由于“预期”具有倾向性的缘故。“预期”倾向于人们

认为是好的、积极的、有利的、希望出现的一面,这往往是符合人们“企望”的。如前面例(1)中的“吃不饱”,通过“吃”达到“饱”是人们愿意出现的。这种倾向性也就使得“企望”义常常与构式共现。然而,虽然频率不高,但是“预期”可以表现为不好的、消极的、不利的、不希望出现的一面,因为“预期”与“意愿”无关。如张文中的例子“(松树)干旱早不坏它”,“坏”虽然不是人们所企望的结果,但却符合言者的“预期”,因为干旱通常是可以让松树死掉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企望义”经常与“V不C”一起出现,就把“企望义”归结到“V不C”身上。

## (二) “不”字否定构式

### 1. 致事的意志性

“致事的意志性”指的是“不VC”的致事往往具有主观选择或决定的能力。换言之,致事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生命度。否则,构式的可接受度就会降低。如:

(19) 有人给我总结出个“四不”主义,即不睡够,不吃饱,不穿暖,不复杂。

(20) 收购棉花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不放开市场,不放开价格,但是收购任务不能减少。

对于那些生命度较低的致事,在“非现实句”中,通常可以被赋予具有选择或决定是否要实施动作的能力,不然便无法成立,如:

(21) 如果洪水不冲毁大桥,我们就很难守住阵地。

(22) 打雷不劈死你这种人,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 2. 致事对变化的可控性

“不VC”的致事还需要具有控制变化的能力。如:

(23) 前三四天,给三四个乡勇从背后追赶,叫我站住搜查,我偏不站住,中了他龟孙们一箭。

(24) 老孙想叫醒他们,可又不忍心打扰他

<sup>①</sup>史金生:《谈结合语篇进行对外汉语虚词教学》,华北分会论文集编委会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集》,天津:百华文艺出版社,第193页。

们睡觉;不叫醒他们,又怕他们没喝上水身上出毛病。

例(23),“我”可以选择站在那儿不动,也可以选择继续往前走。而例(24)的“老孙”可以选择让她们醒过来还是不醒。这就说明,“不 VC”的致事必须能够控制通过实施某种动作行为所产生的那种变化。

即使“不 VC”的致事本身不具有对变化的可控能力,在非现实句里,言者却也能够赋予致事这种能力。如:

(25) 这一类的用词近年来大行其道,若不弄懂实难与英、美人士交谈。

(26) 对方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兵士却鼓足士气,哪有不打赢的道理?

例(25)为假设句,在虚拟域中言者赋予了“人们”自主选择能否“懂”这种变化的可控能力,要求人们必须要懂。例(26)中,输赢本是无法控制的,但在非现实的虚拟空间中,言者赋予了“我们”对“赢”的可控能力,表达必须要赢的意思。

由此可见,在非现实句中,“不 VC”的致事就以“能就能,不能也能”的方式控制动作行为所产生的变化。虽然“不 VC”被限制在“非现实句”的范围之内是由“不”的性质决定的,但是,“非现实句”对“不 VC”能否满足其语义条件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与“V 不 C”相

比,“不 VC”对语境的要求要更高。

#### 四、结论

本文从构式义、概念整合及语义特点三个方面比较了动补情态否定构式和“不”字否定构式的共性与差异。前者表示“不可能”,后者表示“能而不做”。前者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后者所表示的事件只能是“未然”的,只能用于“非现实句”。虽然两者的形式和意义都不同,但是构式的成因都是概念整合。情态否定构式的概念整合属于“截搭型”,由两个具有因果相关性的事件前后相接、压缩整合而成;“不”字否定构式的概念整合分成了两步,第一步是两个具有因果相关性的事件采用“截搭”方式整合成“VC”构式,第二步是由表示“未然”否定的“不 X”和表示“致使”义的“VC”构式“糅合”为“不 VC”。情态否定构式具有致事的施动性和言者的预期性的语义特点;“不”字否定构式具有致事对变化的意志性和致事对变化的可控性的语义特点。

(责任编辑:陆 林)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of Modal Negative and “*bu*”-style Negative

DUAN Ye-hui, LIU Shu-sheng, ZHANG Yi-chun

**Abstract:** The modal negative construction means “being impossible” while the “*bu*”-style negative construction “being possible but unwilling to do”.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though both motivated by conceptual blending, are different in how they are blended into being: the former is a haplology of two adjoining events; but the later is the blending of *buX* construction (indicating unaccomplished negative) and VC construction (bearing a causative meaning). The modal negative construction means causative action and speaker’s expectation. The “*bu*”-style negative construction expresses the causer’s will upon change as well as his control over change.

**Key words:** modal negative construction; “*bu*”-style negative construction; conceptual blending; semantic features